

全臺文 十七

吳德功《瑞桃齋文稿》
附 吳德功《讓臺記》

提要

吳德功（1850-1924），字汝能，號立軒，臺灣彰化人。同治十三年（1874）補博士弟子員，光緒二十一年（1895）膺歲貢。曾為「臺灣通志局」主修彰化縣誌。割臺時，任臺灣地方聯甲局正管帶，參與抗日。失敗後避亂鄉居。日人欽其聲望，聘為彰化辦務署臺中聽參事、臺灣舊慣調查會務囑託、總督府史料評定委員會評議委員，並授紳章。1918年創設彰化銀行。著有《瑞桃齋文稿》、《戴案紀略》、《施案紀略》、《觀光日記》、《讓臺紀》等。

吳氏定居臺灣，成為道地的臺灣人，他對臺灣融入自己的情感，他說「臺灣始則為荷蘭所互市，繼為鄭氏所逋逃，明季之秋，始見臺灣之地。隋書所載，僅有澎湖之名，北憑八閩，西距兩廣，東連長崎，南指琉球，作三山之屏藩，為七省之門戶」（《擬進臺灣通志表》），對臺灣這塊土地與人情有充分的理解。他生於晚清，于孔學衰微之際，重視孔學，肯定孔學，稱揚孔子老安少懷、博施濟眾、立人達人、成己成物為大聖。他是真正體現學理的人，在〈善養所碑記〉中，描述了一樁讓我們非常感動的事況。他說臺灣人一開始渡臺時，有不少人「困苦疾病顛連，轉輾而老死溝洫者」，說貧窮者「一旦有疾，置諸荒廟破屋之中，任風飄而雨濕，既死則草率薄葬」，因此他設立了善養所，專超渡孤魂暨救濟貧孤。

吳氏移民臺灣，但他飲水思源，在〈尋同安祖墳始末記〉中，歷追六世祖，謂「人為萬物之靈，參三才而立極，苟不溯其源委，考其根本，則昭穆之序不明，亦親長之

序莫測」，因此他同安尋祖墳，並做追遠之思。另外，吳氏也是一個頗能以前人為師的人，他在〈晁錯論〉、〈漢文帝論〉、〈齊桓公論〉、〈孫武吳起論〉等諸篇，都強烈用了以史為鑒的語言，所謂「以人為鑒，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因為這些特色，使吳氏無論在文章或吏事方面，都顯示他相對的穩重。

在當時的臺灣，吳氏的風格是非常特別的，中村櫻溪稱立軒先生「夙講經學，修古文授諸後進，為中流砥柱」（〈瑞桃齋文稿序〉），這不僅是彰化的精英，同時也是臺灣了不起的文化資產。因此，吳氏的《瑞桃齋文稿》與鄭用錫的《北郭園集》被中村視為碩果僅存的雙璧。當然，在文稿中，有介紹山川風景之文，也有論貓蛇之事；他說理，也寫賦；言孔教，也談醫術，這足見吳氏此書文章的多樣性。要之，吳氏文稿並非全部都是嚴肅之談，談理說事之外，也見諧趣之音。

目錄

《瑞桃齋文稿》

上卷

瑞桃齋文稿序·····	1
騶虞解·····	3
小學考·····	5
孔教論·····	7
晁錯論·····	9
漢文帝論·····	11
孫武吳起論·····	13
齊桓公論·····	15
朱陸異同辨·····	17
旅順破後防海論·····	19
俄艦東來論·····	20

諡法論	22
清國不宜中立論	24
善養所碑記	26
鄭成功論	28
遊碧山巖記	30
竹瓶記	32
觀僵梅記	34
運動會記	36
尋同安祖墳始末記	38
日月潭記	42
東螺石硯記	44
遊武東堡蜜柑宅記	46
白鷺營巢林家記	47
遊湖水坑記	49
觀榕根井記	50
春日重經古月井讀書故址記	51
遊龍目井記	52

讀大宛傳書後·····	53
跋歐陽文忠公朋黨論·····	54
讀中村櫻溪涉濤集書後·····	56
再讀中村櫻溪涉濤集書後·····	58
三跋中村櫻溪涉濤三集·····	60
讀觀光紀遊書後·····	62
讀館森子漸先正傳書後·····	64
讀朱子小學書後·····	66
送臺中廳長村上義雄君榮遷序·····	68
日新俱樂部序·····	70
賀木下知事建宿舍序·····	71
賀顏氏新居序·····	73
同志青年會序·····	75
中秋彰化公園觀月序·····	77
祭征番討伐隊殉難文有序·····	78
彰化同志學問研究會論文法·····	79
下卷	

擬進臺灣通誌表	81
謝村上義雄惠國史啟	83
澎湖賦	84
蜜柑賦	86
恭送聖蹟文	88
萬壽無疆頌并序	89
續捐育嬰費序	90
慶饗老典會有序	91
香鄰山長大人蔡司馬七秩壽慶	93
蔡樞翁山長令尊輓文	96
吳潤翁暨林宜人五旬晉雙壽序	98
吳母黃太孺人六旬壽序	100
蔡曉滄觀察六旬壽序	102
攀桂宗兄七秩壽序	105
林先生傳	107
陳吉生傳	109
董先生榮華傳	111

吳統領彭年傳	113
紀海上曉景	117
放龜	119
放鳥	120
天降紅雨	122
醫術	124
紀郭望安	126
言鑒	128
藍鹿州先生事略	129
桃李冬實	131
蛇化鼈	133
猫乳鼠	135
中元普度說	136
珠潭浮嶼水分二色魚二種說	138
請籌善法處置士人論	140
復館森袖海書	142
附《讓臺記》	

瑞桃齋文稿

吳立軒 訂

瑞桃齋文序

臺灣孤懸海外，別開封域，府縣建學，多文雅之士，而撰著之傳者，寥寥其鮮矣，以余之所見，僅有竹塹鄭氏北郭園集。蓋昔時為學者大率時文程墨，為科舉之地，少講經學修古文者，且其刊刻非遠，至于榕垣鷺江，諸都難辨，是以其傳之寡如彼也。己【乙】未改隸，百事勃興，印書之局，各地有之，欲刊行文籍，可坐而辦也。然而學術與世變，古文經學幾絕矣，獨彰城吳立軒先生，夙講經學、修古文，授諸後進，為中流砥柱，以支狂瀾。臺疆古文，倚先生而維一線，抑前清以文為治，學術之精，詞章之美，超越前代。古文則寧都魏冰叔，歸德侯朝宗，以明氏遺賢特著；桐城方靈臯，陽湖惲子居續而出，各開一派，二百餘年間，作者輩出，彬鬱燁煜，黼黻一代。及其衰也，猶振之以湘鄉曾氏。

蓋先生之文，於各家無所偏倚，掇其英、取其萃，一以傳古文之神為歸，而後進書生亦駸駸日新，天下古文將於彰城乎見之。近時禹域，喪亂相尋，

古文之業且掃地矣。雖然天之未喪斯文，他日必有復篤志於斯者，則彰城之文不獨為臺疆模楷，中外人士亦將來求之，先生之功於是乎大矣。先生齒德並高，為吏民所崇敬，恆能留心海外之事，通當世之務，又講東方書史，明皇統所由，知其肇基，異乎萬國，率子弟以忠孝，隱然贊風化者不鮮也。先生將輯其所作古文刊印，以公于世，千里郵寄，使余評騭，此集一出，與北郭園前後照映，以發揚臺疆文華也，可知矣。鄭氏則於版刻甚難之際，先生則於古文已衰之時，難易盛衰，各異其勢，而先生之功，更有加焉。

余也不敏，過辱推重，乃敢論敘以報知己；竊喜姓名之附驥尾而傳也。

大正六年丁巳十月 東京 中村忠誠序

上卷

騶虞解

周南始關雎，而終麟趾，見化之人入深。召南始鵲巢，而終騶虞，見澤之及物廣。麟趾言公子之仁厚，而詩特美之曰，吁嗟麟兮。騶虞言國君之仁恩，而詩特美之曰，吁嗟乎騶虞。故騶虞之序，以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也。自來說騶虞者，皆以獸名言，毛傳謂騶虞義獸，白虎黑紋，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集傳從之，而以此詩為美南國諸侯之事，嘆其仁心自然，是即所謂騶虞也。考周禮義疏，引韓魯說，謂騶虞是天子掌鳥獸之官，孟子招虞人以旌，則指為守圉之吏。月令七騶咸駕，左傳六騶，則以騶為馬御。歐陽修亦以騶虞為馬御，虞為山澤之官。又引射御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至賈誼新書，又謂騶為文王之圉，虞者圉之司獸。嚴粲又以爾雅不載騶虞，以証非獸，則騶虞似分為二物矣。

然考太公六韜及淮南子，皆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李白詩「騶虞不虛來」，郭璞讚云「矯足千里，倏忽若神」，而顏師古注相如封禪

書，亦指引騶虞，其見於經疏緯書者甚夥，則不得謂無此獸名矣。且所謂樂官備者，謂一發五豝，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備，非騶御虞人不乏官之謂。則此詩自以朱子從毛傳之說為正解，而別錄歐陽之說於古序後者，蓋以備一說也。其曰一發五豝，朱子以為猶言中必疊雙，似與嘆美文王之澤及草木昆蟲之意未符，不若鄭孔以獸五豝、矢惟一發為仁心之至其義為優。然曰猶言者，亦未敢遽定之詞，可見朱子虛心之意，猶錄歐陽之說也。要之，此詩之應〈鵲巢〉，亦如〈麟趾〉之詠〈關雎〉，故皆以仁獸為喻，皆以吁嗟為詞，皆以三句成章，編詩者分置二南之末，得無意乎！

評曰：夏宗師戊寅科試評。引用經書，原原本本，結尊朱註尤確。

小學考

大戴禮云，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以六書教國子，即成周小學之教。而言小學者有三家，曰體制，曰訓詁，曰音韻。夫體制之書，說文為冠，許重叔說文解字分部五百四十，文九千三百五十有二，合為十四篇，終於亥，始於乙。晉呂端作字林，梁顧野王撰玉篇，宋徐鉉為繫傳，誠足發明說文之旨。治平中司馬光等奉詔輯類篇，推源析流，收集最為詳備。僧行均於說文九千字外，多所推廣，併釋典之字，亦皆摭摭靡遺。郭忠恕汗簡所收古籀，亦增於說文數倍；忠恕集七十一家篆法，其書亦多後世所未見者。夫訓詁之書，本於爾雅，漢楊雄方言十三卷，多發明爾雅之義。

或謂其出於偽托，故漢誌不錄。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考證精博，惟登老莊而不列孟子，未免習於當時風尚，非所謂乖謬者矣。陸佃作俚雅說，本王安石，未免穿鑿。他如李商隱之蜀爾雅，劉溫潤羌爾雅，梅彪石藥爾雅，叔孫通補爾雅，劉伯莊序爾雅，劉杳要【爾】雅，羅願爾雅翼，皆以爾雅為名，亦不可廢者。程端蒙作小學子訓，朱子以大爾雅稱之。張揖廣雅，本爾雅採三倉諸書，補所未備，隋曹憲為之音釋，竊謂可與爾雅比者，惟此書耳。

夫所謂音韻之書，廣韻為最，然注文頗嫌繁冗，集韻則宋祈等重修，亦見明確。音辨，賈昌朝之所作也，義例可謂詳明；韻補，吳棫之所編也，微引亦極繁博。至如郭忠恕所撰五經文字，夏竦所作古文四聲，毛晃所撰禮部韻，以及西域之四聲，皆小學之要也。聖朝文運昌明，經籍大備，而小學尤為入德之門，學人敢不考証及之。

評曰：江老師觀風評小學源流，引證精確不浮。

孔教論

今夫世之論教者，大抵喜談新學，厭棄古墳，徒尚武功，不修文德。以為教必使言論自由，男女平權，財用富足，國民自強，武備宜修。以為泰西科學文明，悉本於此，遂疑孔教為平淡無奇，高深莫測，公德稀有。豈知孔教包括萬類，何止數端乎！

試舉而論之，不見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匹夫操天子之權；或褒之、或貶之，布衣于諸侯之政。許止父藥不先嘗，譏其不子；趙盾出奔不越境，書其弑君。秉其直道之公，昭示後世，非謂言論自由乎！彼夫不執簡以爭、曲筆以徇者，孔教所不取也。不見詩賡渭陽之叶，則重親迎之儀；晉有卻缺之妻，能行如賓之禮。姤卦之辭，正位乎內外；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悉皆由禮而行，待以敵禮，非言男女平權乎！彼鑽穴相窺，踰牆相從者，孔教所弗道也。不見道千乘之國，首言節財之流；讀大學終篇，亦務開財之源。觀衛民之庶，既富又加以教，論什一之征，國富宜藏於民，此皆得之有道，以充國儲，非言財用富足乎！若夫悖入悖出，喻利忘義者，孔教所弗論也。

不見中庸達德有三，勇與仁智並列；洪範言凶有六，弱與貧病同譏。思

剛者之未見，曾譏諷于申枵；答成人之全體，嘗節取夫卞莊。此乃養其浩然之氣而不撓屈，非言民人自強乎！彼夫好勇鬥狠，暴虎馮河者，孔教所常戒也。不見夫子與子貢論用兵，則食輕於信；與子路行三軍，則成在乎謀。有文事必有武備，一戰能反其田；因飢饉加以師旅，三年可使有勇。此亦不得已而用，以固國防，非言武備宜修乎！彼夫驕兵佳兵，爭城爭地者，孔教所常非也。我夫子日以大中至正之道，行日用倫常之經，極其至。雖聖人有所不知，而小之夫婦之愚可與知焉，雖淺近何傷也。

更觀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得而聞；怪力與亂神，則皆不語。弟子雖有高堅前後之嘆；不過博文約禮之規，其高深何有也。且夫子時中之聖，有教無類，不見智愚之分；無行不與，何有固我之見。具老安少懷之量；本博施濟眾之懷。含宏廣大，立人達人，成己成物，洵包涵萬類也。使在今日得行其道，必取人之長以補短；不炫己之能以驕人，苟有利於國家者，必與時偕行，非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耶！何嘗無公德心也。大哉孔教，聖哉孔教，德心克廣，大道為公，豈五大洲之宗教所可相提而並論哉！